

J O D I P I C O U L T

死亡约定

T H E P A C T

—— 爱一个人，可以为对方付出到什么程度 ——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
施清真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J O D I P I C O U L T

死亡约定

T H E P A C T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
施清真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约定 / (美) 皮考特著; 施清真译. — 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6

ISBN 978-7-5502-5351-3

I. ①死… II. ①皮… ②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4860号

THE PACT

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1998 by Jodi Picoult

Reading Group Guide copyright © 1999 b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1955

死亡约定

作者: [美]朱迪·皮考特

译者: 施清真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朱华怡 王菁菁 孙青 杨菊蓉

封面设计: 陈艳丽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张新元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372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5.7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5351-3

定价: 5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府)

献给我的哥哥乔恩，

你知道太空厕所的成本、“俄罗斯方块”的拼写，以及
去哪里找被我不小心遗失在计算机里的某个故事章节。

希望你也知道，你在我心中有多了不起。

致 谢

为这本书做调研时我询问过很多人，每问一次，故事就更完善一些。现在，这个故事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，甚至比我期望的好很多很多。

我要感谢以下这些各有所长、以虚构角色代入故事的朋友们：

罗伯特·拉库辛医生，蒂娅·霍纳医生，詹姆斯·乌姆拉斯医生，保拉·斯波尔丁，坎达斯·沃克曼，比尔·麦吉州警，亚历克西斯·阿尔达霍德，柯丝蒂·德普雷，朱莉·诺尔斯，库瑞涅·考瑞和他的朋友们，格拉夫顿乡村教管所所长西德尼·伯德，弗兰克·莫兰探长，迈克·伊万斯巡警，以及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警察局局长尼克·贾科尼。

再次感谢我的第一书评人，简·皮考特和劳拉·格罗斯，还有让我重拾出版信心的贝丝·古德哈特以及她所在的莫洛图书公司。

最后，向经常加班、顶着压力、不求回报的我的梦之队成员干杯：安德烈·格林律师，阿利格拉·卢布拉诺，克里斯·基廷和奇奇·基廷。

第一部 邻家男孩

曾经坠入情网的人，哪个不是一见钟情？

——克里斯托弗·马洛，《希洛与里安德》

且让我们拥抱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们誓言患难与共。

——托马斯·奥特韦，《孤儿》

现在

1997年11月

再也没什么好说的。

他的身躯覆盖着她，她的双臂环抱着他，脑海中浮现他过去所有的身影：五岁时，依然一头金发的他；十一岁时，越长越高的他；十三岁时，有了男人般双手的他。月亮轻移，斜挂在夜空，她吸进他肌肤的气味。“我爱你。”她说。

他吻她，轻柔得让她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想象。她稍微抽身，凝视他的双眼。

然后，枪声一响。

虽然从来没有预订座位，但每星期五晚上，欣园餐厅后排角落的桌子都会为哈特和戈德两家保留。打从众人有记忆以来，这两家就是常客，多年以前，他们带着孩子们一起来，狭窄的角落挤满了高脚椅和装尿片奶瓶的大包，座位拥挤到服务生几乎无法把热腾腾的菜肴端到桌上。现在只剩下四个大人，他们六点左右相继抵达，然后紧紧相邻坐下，好像这样就能造成某种磁场吸力。

詹姆斯·哈特最早到。他整个下午都在开刀，想不到却比预期的

下班时间早。他取出面前纸套里的筷子，好像操弄开刀仪器一样在指间挥舞。

“嗨，”梅兰妮·戈德忽然出现在他面前，“我想我来早了。”

“不，”詹姆斯回答，“其他人都迟到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她脱下外套，把它卷成一团放在旁边，“我还希望我早到呢，我不记得我早到过。”

“是啊，”詹姆斯想了想说，“我想你说得没错。”

他们的交集是奥葛丝塔·哈特，但葛丝^①还没到，所以两人有点尴尬地坐着。詹姆斯和梅兰妮知道对方许多隐私，但他们从来没有直接跟对方交心过，而是葛丝在床上跟詹姆斯不经意提及，或是葛丝跟梅兰妮喝咖啡的时候聊起。詹姆斯和梅兰妮想到这都有点不自在。詹姆斯轻咳一声，手指娴熟地翻弄筷子。“你觉得如何？”他笑笑问梅兰妮，“我应该试试当个鼓手吗？”

梅兰妮不禁脸红，她一感到难为情就会脸红。她长年坐在咨询服务台后面，桌面像是呼拉裙一样绕在腰际，她处理正儿八经的问题时得心应手，轻描淡写的玩笑话则不然。如果詹姆斯问她“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目前有多少人口”，或是“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胶片定影液的化学成分”，她绝对不会脸红，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绝不会冒犯到詹姆斯。但鼓手的问题就棘手了：他究竟要她怎么回答呢？

“你不会喜欢的。”她故作轻松地说，“你得把头发留长，还得戴个乳环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我能知道你们为什么讨论乳环吗？”迈克·戈德边说边走到桌旁，他弯下来摸摸太太的肩膀，结婚多年之后，这个举动算是代替了

① 奥葛丝塔的呢称。——译注（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。）

拥抱。

“别抱太大希望。”梅兰妮说，“想穿乳环的是詹姆斯，不是我。”

迈克笑笑：“这样一来，你的医师执照恐怕会被吊销喽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詹姆斯皱皱眉头，“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阿拉斯加游轮上碰到的那个诺贝尔奖得主吗？他的眉毛上就有个环。”

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迈克说，“你不需要一纸证书依然可以满篇脏话地写诗，但医生可不一样。”他抖开餐巾摊放在膝上，“葛丝在哪儿？”

詹姆斯看了一下手表。他非常守时，但葛丝却连表都不戴，这简直令他抓狂。“我想她应该送凯特去朋友家过夜了。”

“你们点菜了吗？”迈克问。

“葛丝负责点菜。”詹姆斯稍带歉意地说。葛丝通常最早到，有她在场的话，席间一切才能顺利进行，其他场合也是如此。

好像听到她丈夫的召唤似的，葛丝匆匆踏进餐厅。“天啊，我迟到了。”她边说边单手解开外套纽扣，“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今天是怎么过的。”其他三人倾身向前，等着听她讲述一些糟糕的事，但葛丝反而挥手叫服务生过来。“老样子。”她说，随即灿烂一笑。

老样子！梅兰妮、迈克和詹姆斯看看对方。就这么简单吗？

葛丝是个“专业等候者”——并不是在餐厅端菜的那种“侍者”，而是牺牲自己时间好让别人不必浪费时间的“等候者”。葛丝的公司叫作“别人家的时间”，忙碌的人们若不想在汽车监理处排队，或是花一整天的时间等技工上门维修有线电视，就会寻求她的服务。她伸手顺顺卷曲的红发。“今天一早啊，”她说，嘴里还咬着一根橡皮筋，“我在监理处待了一早上，就算一切顺利，监理处也不是

个好地方。”她努力想扎个马尾辫，发丝却像电流一样四散纷飞。她抬起头来继续说：“等了半天，总算排到我了，刚站到那个小窗口前面，柜台职员竟忽然心脏病发作！我发誓这是真的，他就这样倒在地上死了。”

“真糟糕。”梅兰妮屏息说。

“唉，更别提他们关闭了这个窗口，我得从头再排一次。”

“你可以多算钱。”迈克说。

“这种状况可不行，”葛丝说，“我两点钟还得赶去艾克斯特。”

“艾克斯特中学？”

“没错，我跟一位叫法克斯席尔的先生有约，结果他竟然是个荷包满满的三年级学生，他要雇人替他罚坐。”

詹姆斯大笑：“真是天才。”

“校长当然不同意，我解释说，我跟他一样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计划，但他还是长篇大论地教训我说大人应该负起责任等等，浪费我不少时间。然后我赶去足球场接凯特，车子的轮胎却没气了，等我换上备胎开到足球场，她已经找到人送她去苏珊家了。”

“葛丝，”梅兰妮说，“那个职员怎么了？”

“你自己换轮胎？”詹姆斯问，好像没听到梅兰妮说话似的，“真让我敬佩。”

“我也是。但我想今天晚上还是开你的车比较保险，万一我轮子装反了呢。”

“你还得工作？”

葛丝点点头。服务生上菜时她笑笑说：“我得去买摇滚乐团‘金属乐队’的票。”

“那个职员到底怎么了？”梅兰妮逼问。

大伙瞪着她。“拜托，梅兰妮，”葛丝说，“你不必喊得这么大声。”梅兰妮听了脸红，葛丝马上放缓口气，“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”她招认，“救护车把他带走了。”她捞了一束面条到盘子里，“对了，今天我在州政府大楼里看到了艾米丽的画。”

“你去州政府大楼做什么？”詹姆斯问。

她耸耸肩。“去看艾米丽的画。”她说，“画看起来……嗯，似乎好专业，画框亮晶晶的，下面还挂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缎带。以前我把她和克里斯画的蜡笔画收起来，你们还笑我。”

迈克微笑：“你说这些画有一天会变成退休基金，所以我们才笑你。”

“你们等着瞧，”葛丝说，“她十七岁会拿到全州艺术比赛冠军，二十一岁会在艺廊开展……不到三十岁，她的作品就会陈列在现代艺术博物馆。”她伸手捉住詹姆斯的手臂，把他腕上的手表表面转向她，“我再过五分钟就得走。”

詹姆斯把手缩回来放在大腿上：“晚上七点开始卖票？”

“早上七点！”葛丝说，“睡袋已经在车子里了。”她打了个哈欠，“我想我得改行做些比较没有压力的工作……比方说机场塔台管制，或是以色列的总理。”她夹了一些木须鸡肉，卷成饼后分给大家，“葛林布雷特太太的白内障还好吧？”她心不在焉地问。

“开刀解决了，”詹姆斯说，“她的视力会恢复正常。”

梅兰妮叹口气：“我也要开白内障。我没办法想象一觉醒来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感觉。”

“你不需要开白内障。”迈克说。

“为什么不需要？我可以不必戴隐形眼镜，更何况我认识一位很好的眼科医生。”

“詹姆斯不能帮你开刀。”葛丝微笑着说，“帮自家人开刀不是违反了某些伦理规章吗？”

“伦理规章不适用于‘几乎是一家人’。”

“嗯，‘几乎是一家人’，”葛丝说，“我喜欢这个名词。不过应该制定一些条例……你们知道的，就像不成文的婚姻法中说：如果你跟对方形影不离地相处了一段时期，你们就等于是亲人了。”她咽下最后一口木须鸡肉后站了起来。“哇哦，”她说，“这顿饭真是丰盛。”

“你还不能走，”梅兰妮边说，边转身跟服务生要幸运签饼。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签饼后，她塞了几个到葛丝的口袋里，“卖票的地方可不提供外卖。”

迈克拿起一个签饼捏碎。“不可轻忽爱情的赠礼。”他大声念了出来。

“感觉年轻，人就年轻。”詹姆斯看着自己的签饼念道，“就我的年纪而言，这说了等于没说。”

每个人都转头看着梅兰妮，只见她低头念着小纸片上的字句，然后将它收进口袋。她相信，如果大声念出来，好运就不会成真。

葛丝拿起盘中剩下的几个签饼之一，把它掰开。“你们看，”她说，“我拿到一个空心的签饼。”

“没有签条？”迈克说，“你的晚餐应该免费。”

“检查一下地上，葛丝，你肯定把签条掉在地上了。谁听说过幸运签饼里没有签条这回事？”梅兰妮说。

但地上并没有签条，盘子里，或是葛丝外套上也没有。她有点难过地摇摇头，举起茶杯说：“为我的好运干杯。”说完一饮而尽，匆匆离开。

新罕布什尔州的班布里奇是个中产阶级群聚的小镇，居民大多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或当地医院的医生。小镇离大学不算远，地段相当不错，但也不算近，称得上是“乡间”。狭窄的小路穿梭在屹立至今的老牧场之间，条条通往班布里奇。班布里奇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初具雏形，镇上其中一条小路叫作伍德哈洛街，戈德和哈特两家就住在这条街上。

两家各自拥有一块三角形的土地，加起来是个方形，中间共享一条斜边。哈特家的车道处最窄，然后由此处扩展，戈德家刚好相反，两家之间仅隔约一英亩。两栋房子中间有片小树林，但不至于完全挡住视野，隔着树林依然看得到对方的家。

詹姆斯的灰色富豪轿车转进伍德哈洛街，迈克和梅兰妮分别开车跟进，上坡约半英里之后，詹姆斯在标示着三十四号的大理石石柱处左转，迈克则转进下一个车道。他刚关掉卡车引擎，下车站到驾驶座旁流泻出的一方光影之中时，葛瑞迪和布鲁就飞扑到他的胸前，在等梅兰妮从她自己车上下来的这段时间里，这两只爱尔兰雪达犬一直在他身边团团转。

“看起来艾米丽还没到家。”他说。

梅兰妮下车，随手关上车门。“现在八点，”她说，“她说不定才刚出去。”

他们从侧门走进厨房，梅兰妮把薄薄的一叠书摆到桌上。“今天晚上谁轮值？”她问。

迈克伸伸懒腰。“我不知道，但不是我。我想是威斯顿兽医院的理查德。”他走到门口叫唤两只小狗，小狗瞪了他一眼，显然不愿意

停止追逐风中的落叶。

“真是滑稽，”梅兰妮说，“一个兽医居然叫不动自己的狗。”

梅兰妮走到门口吹口哨，小狗从退到一边的迈克身旁冲过，带进一股清冽的夜晚气息。“它们是艾米丽的狗，”迈克说，“这可有所差别。”

清晨三点电话铃声大作，詹姆斯·哈特马上醒来。他想也许是葛林布雷太太出了什么错，也许需要紧急求诊。他滚到床的另一边接电话：“喂？”

“请问是哈特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哈特医生。”詹姆斯更正。

“哈特医生，我是班布里奇警局的史丹利警官，你儿子受伤了，已经被送到班布里奇纪念医院。”

詹姆斯喉头一紧，想说的话全都纠结在一起。“他……他出了车祸吗？”

对方暂不做声。“不，先生。”警官说。

詹姆斯的心纠成一团。“谢谢。”他边说边挂了电话，虽然他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一个传达坏消息的人道谢。一挂好听筒，他马上想到上千个问题。克里斯哪里受伤了？伤势重不重？艾米丽在他身边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詹姆斯换上已经丢到洗衣篮的那套衣服，几分钟后就冲下楼。他知道他十七分钟就能赶到医院，沿着伍德哈洛街加速行驶的同时，他拿起车上的电话打电话给葛丝。

.....

“他们说什么？”梅兰妮已经问了十次，“他们究竟说了什

么？”

迈克拉上牛仔裤拉链，穿上网球运动鞋。他想到自己没穿袜子，唉，太迟了，去他妈的袜子。

“迈克。”

他抬头看看。“他们说艾米丽受伤，被送到了医院。”他的手在发抖，但他讶异自己还能做些该做的事，比方说把梅兰妮推向门口，找到车钥匙，想出怎样才能最短的时间内开到班布里奇纪念医院等等。

他曾假想过，如果半夜接到电话，电话另一端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，他会怎么办？他以为他会急得发狂，但此时他却小心倒车，稳稳握住方向盘，只有脸颊稍微抽动，透露出心中的慌张。

“詹姆斯在那里工作，”梅兰妮轻声说，喃喃有如祷词，“他会知道我们该找谁谈，或是该怎么办。”

“亲爱的，”迈克边说边在黑暗中握住她的手，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但当开车经过哈特家时，他看到窗户黑漆漆的，屋里一片沉静，似乎一切如常，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强烈的嫉妒。为什么是我们？他想。但他没注意到伍德哈洛街尾有另一部车，车灯一闪一闪的，已经朝着镇上驶去。

葛丝躺在人行道上，一边是三个满头绿发的青少年，另一边是一对情侣，情侣耳鬓厮磨，几乎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起爱来。如果克里斯敢把头发弄成这副德行，她想，我们会……会怎样？她从来不必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在葛丝的记忆中，克里斯一直剪的是稍微长一点的小平头。至于右边那对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她想都不想也知道克里斯不会这么做。克里斯和艾米丽从一懂事就开始约会，也正合乎大家的预期。

再过四个半小时，客户的孩子们就会拿到“金属乐队”演唱会的门票，她也可以回家睡觉，等她起床时，詹姆斯已经打猎回家（她想现在八成是某个狩猎季节），凯特正准备参加足球比赛，克里斯也许才懒洋洋起床。然后葛丝会像其他没有特定计划或是没有亲人来访的星期六一样，走去梅兰妮家，或是请梅兰妮过来，她们会聊聊工作、子女的青春期和自己的丈夫等等。她有几个不错的女性朋友，但只有梅兰妮来访时，她不必担心家里乱七八糟或是没有上妆，也只有和梅兰妮聊天时，她不必担心说错话或是说了什么蠢话。

“小姐，”一位绿发青少年问，“你要来一支烟吗？”

对方的语气快速直接，葛丝刚开始被这个厚脸皮的问题吓了一跳。不，她想说，我不抽烟，你也不该抽烟。然后她看到他拿了支香烟在她眼前晃动（最起码她希望那只是支香烟）。“对不起，我不抽。”她摇摇头说。

真难想象有这种青少年，更何况她还有个克里斯一样的青少年儿子，相较于眼前这些小孩，克里斯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生物。也许这些头发翘得跟刺猬一样、身穿皮背心的孩子只有下课才是这副德行，他们跟爸妈在一起时，会马上变回衣着整齐、中规中矩的青少年。这太荒谬了，她跟自己说，克里斯根本不可能是两面人，再说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有哪些重大改变？

她听到臀部附近嗡嗡响，她移动一下身子，心想八成是和那对热情如火的情侣靠得太近。但嗡嗡声没有停止，她伸手一探，这才想到那是传呼机。自从创办“别人的时间”之后，她就在皮包里放了个传呼机。詹姆斯坚持要她这么做，否则一旦他不得不赶回医院，孩子们又需要帮忙的时候，那该怎么办？

但就像打了预防针似的，随身携带传呼机之后，紧急事件似乎从